



源於真運  
李漢源

### 包裝香港的Hospitality Package

體育盛事一浪接一浪，繼特首宣布購入巴黎奧運播映權後，緊接着又公布了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開幕禮日期，香港主辦其中8個競賽項目，屆時定必非常熱鬧。大型體育賽事接踵而來，我們該如何藉着這個契機催旺香港經濟呢？其實每一個或大或小活動項目也會推動香港經濟，例如日前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於大球場舉行，除了場內紀念品、啤酒汽水銷量激增外，銅鑼灣酒吧食肆生意亦隨之增加，尤其是酒吧生意額增多了四成；又例如放一次煙花，吸引幾十萬人出街觀賞，只計港鐵也多了二三十萬人乘搭，更不用說維港兩岸的食肆，一些可以觀賞煙花的酒店酒樓，每桌收費接近2萬元一圍，但每次都全場爆滿，一桌難求。多年前與澳門負責大賽車的朋友交談，澳門政府約花2億辦賽車，但市面各方酒店、食肆、旅客收益達4億多，收入非常可觀。

政府購入巴黎奧運電視版權給所有電視台播，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去推動香港夜經濟。今次巴黎奧運跟香港有6小時時差，正好一些決賽在深夜約2點，於7月29日張家朗花劍如順利就在這個時候打決賽，何詩蓓也是在這個時候自由泳決賽，大家可以走出來一齊支持香港運動員，相應

商戶商場亦可以提供服務，從而帶動夜經濟。有些朋友更是摩拳擦掌準備飛去巴黎觀賞奧運，順道遊玩歐洲，更希望能購得游泳項目決賽門票，到現場支持何詩蓓。

至於2025年全國運動會在香港舉行，我們可以藉着契機，計劃有什麼創意去吸引旅客到香港呢？例如今年6月11日至16日香港紅館舉行女排大獎賽，一些大灣區朋友已經計劃來香港觀戰，趁幾天賽事順道在港遊玩一下。如果各方可以因應盛事而推出相應的旅遊活動，相信能更有效地帶動香港經濟。其實體育盛事及旅遊是不可分割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將之綁在一起，現時國際上一些大型體育賽事，也推出一些「旅遊接待式賽事門票」(Hospitality Package)，門票除可觀賞賽事外，更可於市中心參觀和享有一系列的旅遊優惠等，巴黎奧運也不例外，推出多款這種門票，開幕禮由歐元5,000至15,000不等，有朋友很開心表示已經購入兩張巴黎奧運開幕禮入場券，人一世物一世可以圓奧運夢。

搞好經濟要有好多創意，首先我們可以將香港市場做大，全國運動會是我們的機會，而大灣區的觀眾和旅客將是我們市場後盾，8個項目帶給他們來香港觀賞賽事及旅遊的契機，最重要是我們如何做好宣傳，包裝好屬於香港的Hospitality Package。



方寸不亂  
方芳

### 「百萬」生日會

吳康民老校長百歲華誕，壽宴中校友的禮金和禮品，就有100多萬元，款項將捐往「吳康民教育基金」，為香港教育界作出貢獻，科大、中大都有優秀學生接受這個基金的獎勵。

培僑精英校友，不乏政治家、軍事家及各個領域的學術專才，當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成功商人，每當培僑機構辦學發展有需要，校友都是義不容辭為母校出心出力，捐出巨款，這一點與老校長的凝聚力，以及他對校友的真心託付分不開。馬家是澳門望族，和老校長情緣深厚，馬有禮、顏婉明校友是在次壽宴中，捐贈100萬，「百歲」對「百萬」，是一個好意頭，顏婉明校友說，老校長是我們尊敬的老師，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老校長和馬家的情誼，應從老校長和澳門愛國元老馬萬祺老先生說起，因為家長和學生的關係，老校長和馬家時有往還；在港澳回歸前，吳老和馬老曾在全國人大共事，感情深厚，馬老在生前已位居全國政協副主席高位，馬老的兒媳馬有禮和顏婉明，都是吳老的學生，兩代人的感情流淌，不可言喻，當學校有需要時，他們都出手相助，他們曾為創立培僑書院捐贈了可觀的數目。

顏婉明出身香港和廣州的大家族，其家族在粵港兩地，經營多家知名食府，顏家兩代十多人，都在培僑中學就讀過，開枝散葉，學有所成，散布世界各地。不能不說顏婉明兩段早年咸水史，首先是她為培僑的寵兒，學界女子甲組跨欄冠軍，還是多年的紀錄保持者，當年欄后的風采令師生着迷、學弟學妹視為偶像；想不到的是，她畢業後到香港文匯報工作了一段短時間，曾聽老文匯人說，顏婉明是大美女，當年報社的小伙子驚為天人，都為她幾乎「無心工作」了。

在百歲壽宴中，喜遇「學姐」兼「師姐」，上前把「文匯報小伙子」的故事告之，馬有禮侃侃哈哈大笑，回到青蔥歲月那些年，倍感親切，合照留念，讓老文匯人一點念想。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馬英九的男兒淚(上篇)

今年4月1日至4月11日馬英九帶領台灣青年團訪問大陸，給近期台海兩岸緊張的局勢吹入和暖春風，這是馬英九的第二次訪問大陸。這次的足跡遍及廣東省、陝西省和首都北京，他哭了好幾次。他參觀孫中山先生故居哭了，參觀黃埔軍校雙眼紅了，到黃花崗72烈士墓園再次哭，出席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兩度哽咽，登長城八達嶺唱抗戰歌曲《長城謠》數度飲泣，頻頻拿手帕擦拭眼淚；有人說他哭了5次，我認為馬英九哭了多少次也數不清，為什麼？當他一個人獨處，沒有人看見他時，可能還哭得更厲害。他的滿腔熱血，深藏着多少的民族情感、百年的中國苦難，讓他百感交集，在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故國河山，今天在大陸依舊安在，並保護完好；回想在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一味「去中國化」，把孫中山先生視為外國人，把蔣介石銅像打得稀巴爛，將台灣百姓推入戰爭的邊緣，因而馬英九所流下的男兒淚，可說是激情澎湃而又錯綜複雜。

當他到北京國家大劇院，看着台上的合唱團演唱《外婆的澎湖灣》、《童年》等多首來

自台灣的歌曲，難道他的內心不激動得再度流下淚水嗎？我相信，他的熱淚飽含着他對神州故土以及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深情。

這位香港廣華醫院出生、台灣成長的馬英九，以73歲的高齡踏上他心中嚮往已久的神州故土，「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這裏讓他落淚的是他誠摯真實的愛國心、民族情。

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英國海德公園，看到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我興奮地走過去想跟他們交流，但他們走了，我喊着「親愛的大陸同胞，你們不要走，我想跟你們做朋友。」他們卻愈走愈快，我趕不上他們的腳步，只好站在偌大的草坪上，冷風冷雨吹着我的熱淚。

1990年6月我第一次到大陸，當飛機仍在天上飛行，我坐在機位上，看着地圖上的顯示器，當知道飛機飛在長江黃河的上空時，我噙淚大哭不能自己！這是我我的祖國，我魂牽夢縈的神州。當我參觀兵馬俑，忍不住哭得撕心裂肺，這是我的中華民族，我回到了我的起源地、根之所在。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台灣外省人第二代都感同身受吧。



◆馬英九向墓碑敬獻花籃。



百家廊

## 恍如大湖的一滴水

春光明媚的4月，大巴在一望無際的蘇北平原穿行，透過車窗，洪澤湖遙遙在望，我不由心旌搖盪。作為神州五大淡水湖之一，洪澤湖素有「大湖」之稱，是一個廣大的存在。多年前，我也曾屢屢從蘇北平原走過，卻陰差陽錯，一次次與洪澤湖擦肩而過。我一直為此抱憾。

此刻身在車中，因為視線的遮擋，無法看到大湖的全貌，卻感覺大巴一直繞着堤岸在跑，湖水的呼吸愈來愈近。於是特別巴望大巴能夠戛然而止，在靠近大湖的任何一個路段停下，讓我可以沿大湖堤岸走走，或者像堤岸上的樹木那樣，面對着廣袤寬闊的湖水長久佇立。

從車窗望出去，大湖其實是許多繁密的樹木簇擁着，就像湖水生出的長長的纏繞着的髮辮。我留意到這些在堤岸邊生長的樹木，有山楊、梧桐、泡桐、雲杉、銀杏、榆樹，還有眾多我辨識不了的樹種。作為洪澤湖濕地的一部分，樹木在這裏飽受湖水的滋潤，枝葉紛披，鬱鬱蔥蔥，與棲落的鳥群一樣，儼然已將這裏視作了棲息地。車窗外，它們正盡情舒展身體，彷彿向我頻頻招手，來大湖邊換換呼吸吧。

大巴終於在大堤45公里處停下，這裏是周橋大塘遺址公園所在地。當同伴們紛紛走向遺址參觀時，我已悄悄越過馬路，迫不及待地擁抱洪澤湖了。據說從高空鳥瞰，洪澤湖形似天鵝，儼

如在廣袤的版圖上引頸高歌。此刻站在湖邊極目遠眺，即使漫無涯際，水天一色，視野之內的大湖也只是巨大天鵝的一角。不由想起俄羅斯作家普列什文曾形容初春的雲朵，如天鵝的脖頸一般柔軟，那麼形似天鵝的洪澤湖，在春日融融的此時，將湖水視若天鵝的羽毛般滑順舒展，似乎也是順理成章了。

比起在疾駛的車中初見之下的大湖，一旦面向浩浩蕩蕩的大湖，不知怎的，我反而變得平靜，呼吸也和緩許多——莫非我在調整自己的呼吸，來呼應大湖的呼吸。「即使身處果殼之內，我仍自以為無限宇宙之王。」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的這句經典台詞，道出了人與空間的相對論，幽閉逼仄的空間，往往使自我放大、無限膨脹。可一旦面向浩渺的夜空，一望無際的草原，置身於無限廣闊的空間，人又會直視自身的微小來。佇立在大湖旁，我就生出了這樣的感嘆。是的，無論是不遠處一棵形如攤開手掌半的刺槐，還是孱弱若我，都一樣頓感自身的渺小和卑微，恍如大湖的一滴。

頓感自己的微不足道，如同浩渺大湖裏的千千萬萬的一滴水，並非抹殺了我的存在，相反，恰恰是將自我投射於大湖之中，化為湖水的一分子，有了大湖的胸懷，有了大湖的無限。轉身之際，視野之內，渺無人煙，湖面上也不見通常點綴的點點帆影，我正疑感於

大湖何以如此平靜、波瀾不驚，忽見大湖之上，落日緩緩下沉，熱浪滾滾而來，炙烤着湖面，一時間湖水恍如滾沸一般，水霧蒸騰，我的周身也灼熱無比。然而我確信在此長久佇立，如同堤岸上那些挺立的樹木，軀體不會乾涸，也不會枯萎，因為湖水的滋養，在輸送着源源不斷的水分。

邁開步子，我幾乎迎向落日，一步步沿堤岸更遠處走去，落日投下道道金光，使人不敢直視，眼前一陣陣發黑，天地之間，視線之內，充滿了壓迫感，唯見湖面上閃現粼粼波光，落日欲落未落，湖水紛紛開道，彷彿在為夕陽的降臨做好了準備……在湖畔不知不覺盤桓了許久，我正欲轉身走向路旁停靠的大巴，與同伴們會合，卻見同伴們紛紛走來，顯然他們都不想錯過與大湖的親近。與我擦肩而過之際，同伴們彷彿與我進行了匆匆的交接儀式，沿着方纔我走過的路徑，迎向大湖，並紛紛掏出手機，將廣袤湖面收入鏡頭，或者與大湖同框合影留念。

走過馬路，回望遠處的大湖堤岸，霞光滿天，絢爛至極，大堤上，一棵棵梧桐之間，人們忘情地奔跑、緩步、默立，身影愈來愈小，彷彿融入餘暉和湖水營造的畫面裏，走進一場集體夢境之中。在落日的映照下，在遠處波光粼粼的大湖的襯托下，一個個都成了富有表現力的剪影。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最理想的文化繽紛日

上星期四與朋友遊深圳，喜見天朗氣清，沿途惠風和暢，才恍然醒悟那天正是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所說暮春之初的好日子，同時也是古人所說3月10日「上巳日」，應驗了杜甫《麗人行》那句「三月三日天氣新」。3月，當然指農曆3月。

杜詩往下說：「長安水邊多麗人……」筆下形容水邊佳麗真是美如天仙。3月3日原來亦稱「桃花節」，是唐朝少女的成人禮（日本成人禮，大有可能亦受此節影響），漢代每到這一天，少女大可盡情打扮自己，穿着美服在水邊踏歌遊樂起舞；三三不是我們三八婦女節一樣爭取女權，主要是為了「驅除邪氣」。

同時也是晉朝名士們「祓除畔浴」的節日；「祓除畔浴」和「驅除邪氣」肯定不同名目但同一內容，《蘭亭集序》中所說的「修禊事也」就在3月3日這一天，不過當時老少群

賢咸集山林只有彈琴飲酒「曲水流觴」的雅興，唐風浪漫，傳承晉朝演變出來的習俗，才開始出現水邊佳麗踏歌遊樂起舞。

《蘭亭集序》和《麗人行》，不期然各自記錄了晉唐相異的風貌，3月3日也可說是蘭亭與桃花不同朝代風格的「一節兩制」。

古代制定的好日子，現代城市人記得起，也不會有晉唐這樣的逸趣了，只聽說泉州泉港那天就有過文化活動，男女老少是日在野外露天陽光下，大家吟詩寫畫抒發思古幽情，香港的文化人何不也動心思，考慮那天試行在郊野公園山林下辦個「文化繽紛日」，節日內容不妨豐富一點，加進美食歌唱和選定多位文化美女助興。

就是設定這天為元宵之外另一情人節也不錯，太空人上過月球之後，牛郎投身物流，織女或者早已轉賣時裝，雙雙淡出七夕，這另一個情人節定在古意盎然上巳日，豈不更有詩意？今年錯過了不要緊，為明年積極作好籌備是時候了。



◆山林名士與水邊麗人。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有人情味的《大道薪火》

月前無意中看了近期倍受關注的「紅色電視劇」《大道薪火》，感覺很有人情味，特此推介。講的是中年毛澤東及其親密戰友朱德、周恩來等一段早期「建國」經歷，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至1937年9月）。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共產國際支持下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

劇集開頭是毛澤東從屋頂小窗向下喊：「阿婆，亮了嗎？」一道由屋頂縫隙射進來的光束對着在暗屋內編織的婆婆。鏡頭接着轉到1931年7日的江西瑞金大會，毛澤東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他並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然而，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設於瑞金郊外小鎮，資金緊絀，生活極為艱苦，更面對國民黨的圍剿威脅。蘇區政府也受制於共產國際，時任黨領袖王明甚至遠居莫斯科，以致部分政策不符合國情，尤其是軍事路線有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留蘇派和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本土派之爭。其間，毛澤東認為自身實力不足，反對共產國際主張的攻打大城市指示，受到排擠，甚至

失去軍事會議參與權。王明的左傾冒險思想佔據主導地位，博古等教條主義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加上蘇聯軍事顧問李德等指揮失誤，導致第5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開始長達2年的長征。

但本電視劇吸引我的並不是紅軍領導層的戰略、戰術之爭，而是中央蘇區在建設過程中的生活情節和軍民情。由侯京健、張博、王韋智等分別飾演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神形相似。尤其侯京健，可說是新一代的毛澤東飾演者中的佼佼者，對毛的說話語氣、動作手勢皆掌握純熟；張博的周恩來留着鬚鬚，卻不失儒雅和機警。作為中央軍事指揮「3人團」之一，他要在博、李和朱、毛兩派之間斡旋，實屬不易。張博善用眼神，將信息巧妙傳遞。

劇中也讓人看到毛澤東一家人的生活，除了第3任妻子賀子珍外，還有時任蘇區黨行長的大弟毛澤民和紅軍政委的二弟毛澤覃及其夫人們，當中夾雜兄弟小衝突和夫妻矛盾等生活細節，讓人看到一代軍事家和政治家面對失意時如何以坦然的態度面對，度過人生低潮期。當中毛澤東與同事的爭辯和會議上的演講，內容很具啟發性。



琴台客聚  
伍呆呆

### 我們無法放棄的東西

我很久沒有讀過人物傳記了，當下的人物傳記多都落入了勵志故事的俗套，變成了味道相差無幾的「雞湯」，讀起來索然無味。

前不久看到美國演員馬修派瑞(Matthew Perry)的自傳《老友、愛人和大麻煩》(Friends,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時卻是心裏為之一動，用了幾天時間把它讀完了。

在全球擁有無數粉絲的美國情景喜劇《老友記》是馬修最成功的作品，馬修在離世前兩年寫了《老友、愛人和大麻煩》，記錄了自己痛苦與精彩相伴的一生。馬修的文字很真誠，他筆下的自己，從出生才一個多月時就因病痛而被父母不斷地餵食止痛藥，到他惶恐無助的童年、麻煩不斷的青少年以及藥物、酒精成癮，痛苦不斷的成年。

馬修曾打算把自己的自傳命名為《無陪兒童》，因為馬修年幼的時候真的是個「無陪兒童」。馬修的父母在他1歲的時候就離婚了，馬修由母親撫養。5歲時馬修第一次獨自從加拿大飛到洛杉磯去看望父親。

機艙像一個擁擠的房間，空乘人員忙着為

其他的成年乘客服務，「房間」裏充滿酒臭味，旁邊坐着一個醉醺醺的男人，而馬修似乎被所有的大人遺忘，或是拋棄了，5歲的他雙腳甚至夠不到地板，飛機每一次顛簸都讓他擔心自己即將死去……直到飛機開始下降，馬修把小臉貼在舷窗上，看到洛杉磯城市美麗的夜晚，街道上的燈光閃爍，他才覺得在那些燈光和美景中，也許有一個自己的家，自己即將擁有一位家長。

這段可怕的經歷之後，馬修請求母親把家裏的房子刷成泳池一樣的藍色，這樣，要是有人和他一樣獨自忍受恐懼的無陪兒童在飛機上從空中俯瞰，就會想像這裏有一個擁有泳池的幸福的家，這也許會給他們帶來一點安慰。成年後的馬修成了知名演員，也反覆地陷入了病痛、藥物和酒精的泥沼，活得看似精彩，卻是支離破碎，痛苦不堪。

後來馬修有機會和布斯卡利士(Bruce Willis)合作拍攝了電影《殺手不眨眼》(The Whole Nine Yards)。在馬修眼裏，布斯卡利士是真正的超級大明星，有着極強的掌控力量，馬修寫道：「布斯卡利士不是大家常說的那種『走進來，成爲一個房間的

焦點』，他甚至不是『掌控了一個房間』，他就是這個房間本身。」

生命中缺失的父愛讓馬修終生都處於某種飢渴和匱乏之中，他把對父愛的渴望都投射到了布斯卡利士身上，覺得他是一個有力的安全的房間，是自己永遠得不到的完美父親。因此馬修在電影拍攝期間像孩子一樣追隨在布斯卡利士身邊，參加他的派對，徹夜狂歡喝酒，第二天又參加拍攝……他片刻也不捨得離開這個「房間」。酒精、藥物、過度的體力透支，導致電影大獲成功時馬修連出席首映禮的力氣都沒有了。

就像5歲時下了飛機就和「房間」告別一樣，派對結束，電影上映，布斯卡利士這個「房間」也離開了，留下的還是孤獨的，哪怕直到他54歲離開這個世界，馬修的人生仍舊是殘缺的。然而這個世界上又有幾個人的生命是完整無缺的呢？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有缺失的東西。

馬修在他的自傳裏有一句重複多次的話：「你無法放棄你根本不曾擁有過的東西。」若是這一生都無法擁有，那麼遠遠眺望也是一種幸福。